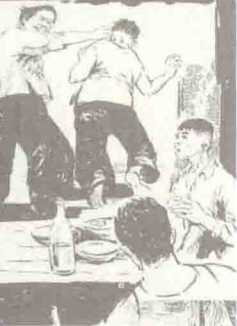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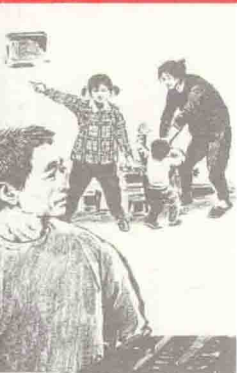




顾问
张 炜
贾平凹
李佩甫



短篇小说系列 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二二年 第五卷 中

新时期小说佳作腾芳飞誉

中国乡土小说

名作
大系

主 编 郑电波

五卷中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顾问
张 炜
贾平凹
李佩甫



新时期小说佳作腾芳飞誉
短篇小说系列（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）第五卷 中

中国乡土小说

名作
大系

主编 郑电波

五卷中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农民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. 第五卷. 中 / 郑电波主编. — 郑州: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, 中原农民出版社, 2014. 6
ISBN 978-7-5542-0612-6

I. ①中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-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55055 号

出 版 人 刘宏伟
责任编辑 郑电波
插 图 董 钺
责任校对 杨 玲
封面设计 丹 澄

出版: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: 0371—65751257

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辉县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10mm 1/16

印张: 10

字数: 200 千字 插页: 4

版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542-0612-6 定价: 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

编辑工作委员会

顾 问 张 炜 贾平凹

李佩甫 田中禾

主 编 郑电波

编 委 孙广举 王守国 刘思谦

何 弘 耿占春 刘 恪

魏世祥 原 非 罗阿波

原始资料搜集查询

李秋海 胡家模 尚书娉 郭保林 孙 涛

黄小娜 安建国 谭静波 杨继红 朱光琼

高殿石 董志辉 吕金国 汪 筠 黄海舟

张廷双 任庆文 尚 钊 王进喜 黄昌之

凡 例

本大系短篇小说部分共分六卷,每卷分上、中、下三册,共 18 册。精选了 1977 年至 2012 年发表、出版的乡土小说作品中的短篇名作。

本套书的选编原则上是以发表、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的,每 10 年两卷(但在整体统筹中少部分例外)。

第一卷和第二卷精选的是 1977 年至 1988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佳作,不同的是第一卷所选的都是这个阶段的获全国短篇小说大奖的作品,因此,第一卷与第二卷在选编的时间排列上各自为序。

每册书中若选某作家两篇或两篇以上作品,其顺序相连,以便阅读。

卷首语

三十多年来，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，正是对应了这段历史。它们是如此的丰富、瑰丽、饱满和激越，如此的斑驳陆离色彩纷呈。它们是心史，是一次不曾间断的歌哭相随——过人的敏感，欣悦和忧郁，惊愕与绝望，大喜过望以及突如其来的沮丧，肤浅的赞许和陡峭的情感——这一切情愫一切境遇的全面记录和生动描摹。

飞岸

卷首语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，是当今文化界一个大事件，中国现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乡土小说。

现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进入到城乡一体化程序，农民进城，小城镇的人到县上，县上的人到省城，省城的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，中国社会已是迁徙的社会。我估计将来再过一两代人，乡土小说类型慢慢就要消退了，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。但是，消亡我觉得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大量的农村还在，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还在，只要土地在，思维在，农耕的思维观念在，不管在哪儿，就是你在美国，到月球上去，你还是中国的，中国式的，写中国人的文学就不会消失，因此乡土小说也不会真的消失。

在中国，你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，获得一些更深层的东西，就去看一看乡土小说。乡土小说就好像馆藏一样，那里有丰富的宝藏。现在它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，就像庙堂或者说茶室一样，有闲时可以去坐一坐，静一静，慢慢品味它。

前言

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,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,中国是一个“乡土中国”。

乡土,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。

在新时期文学中,乡土文学堪称最敏感的文化神经。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,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。应该说,从中国乡土小说中可以读懂当代中国。

农民在我国文学中,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。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,而文学地位不低。这是由于中国作家的乡土情结、生活阅历、审美情趣及价值取向所决定的。在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,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,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,故乡土小说天然地在新时期小说中,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,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,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。农村生活的改变,农民心气的勃发,新一代农民在精神、意识、思想上的吐故纳新,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,以及对于腐败现实的理性批判,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。作家成了这个时期乡村广大农民理想的抒发者和愿景诉求的代言人。农民在内心理想的感召下奋发向前,作家与之击鼓前行。

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,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。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系阶段: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。许多作品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,社会的深层变革,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。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,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浑重、复杂与嬗变。当然,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泄。

新时期文学初期,印象深、乡土味儿较浓的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《乡场上》,高晓生的《陈奂生上城》、《李顺大造屋》,张炜的《一潭清水》,贾平凹的《黑氏》,铁凝的《哦,香雪》,邵振国的《麦客》,张石山的《辍柄韩山宝》,王润滋的《内当家》,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,田中禾的《五月》,乔典运的《满票》等。中篇小说有郑义的《老井》,路遥的《人生》,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,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,叶蔚林的《在没航标的河流上》,莫言的《红高粱》,张炜的《秋天的愤怒》,映泉的《桃花湾的娘儿们》,王安忆的《小鲍庄》等等。

新时期文学的早期,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,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,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,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。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,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。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,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,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,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。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悲观,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,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,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。人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,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。

时间在飞驰,中国的变革在加深、加快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、商业大潮席卷而来,文学受到很大冲击,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,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。然而乡土小说的创作,因与政治思潮、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,也由于作家的坚守,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,无论是中、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,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,且成就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特有景观,其作家创作形成了楚文化群落、吴越文化群落、齐鲁文化群落、燕赵文化群落、秦晋文化群落、中原文化群落、东北文化群落、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,乡土小说内容丰富,五彩斑斓。

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,而是多色的,很耐人寻味。如陈源斌的《万家诉讼》,李佩甫的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,关仁山的《九月还乡》,余华的《活着》,迟子建的《雾月牛栏》,张宇的《乡村情感》,韩少功的《马桥人物》,杨争光的《公羊串门》,赵德发的《通腿儿》等等。

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,但质量很高,作家开始向家族、人生命运

深处思考,审察人性、反思历史、反观传统,因此作品更显得有分量。长篇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。先有张炜的《古船》初现端倪,继有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,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,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的联袂冲刺,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,是继八十年代古华的《芙蓉镇》,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贾平凹的《浮躁》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。

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二十年文学文化领域,因面临着商业文化、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,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,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,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,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。然而,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,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“土地”上耕耘,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,多元的叙事与多元化的观念已出现,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,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。贾平凹的《秦腔》,蒋子龙的《农民帝国》,孙慧芬的《歇马山庄》,铁凝的《笨花》,张炜的《你在高原》,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,莫言的《蛙》等,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,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。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,他们甘于寂寞,其思考已抵达生活、社会、历史、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。

中国乡土小说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精华与支撑,几乎所有的小说名篇都与“乡土”血脉相连,这不但有广泛的共识,也是不争的事实,它们占据了文学、文化、出版价值的制高点。

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学形态,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,就中国乡土小说而言,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“前无古人”的艺术高度,而且由于我们社会的深度变革,农耕文明的逐渐瓦解,这种形式的文学必将终结,因此可以说,它不仅是空前的,也是绝后的,它的辉煌如同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样。

乡土小说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汲取营养,又表现并滋润着民族精神和意识,形成了新时期的文化景观。它不但被中国有识之士充分肯定和赞许,同时也被世界看重。“越是民族的,越是世界的”,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,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

多年来,从鲁迅到沈从文,中国作家无不有着共同的诺贝尔文学梦,可是直到去年,莫言才为中国作家实现了这个梦想。我认为,莫言获诺贝尔奖,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,而是一大群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胜利。这片热土,造就了这一批作家;这个时代的气候,滋润了这一批作家的成长。如张炜、贾平凹、陈忠实等一批作家,其文学创作的实绩和水平,也都进入了这个层面。我们为中国乡土作家的成功而鼓掌,为中国乡土小说的辉煌而欢呼。

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,我们这套书重在推出改革开放 35 年(1977—

2012)来中国乡土小说的精华部分,它们绝大部分是获奖名篇或被小说选刊选载、被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所关注、极具影响力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是时代的一面镜子,较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。

本套书重时代感,所选作品的排序按照原作初次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延。选篇首重乡土气息、时代精神和文学价值,以作品品质为标杆(作家名气、地位作第二位考虑)以期展示 35 年中国农村变革,农民精神嬗变的文明进程,使内涵巨大的乡土小说所构成的文字画卷,具有以文学纪录时代史诗般的价值。

虽然过去也有一两家出版社出版过一些乡土小说选集版本,但大多是以作家为标杆选择篇目,规模小,不全面;而这套书以整个大改革时代为着眼点,登高望远,选篇宏观铺陈,将散失于长达 35 年间奇珍般的乡土小说,用一根乡土彩线串系在一起,这是对乡土小说的寻找与抢救,也是在打造我们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。

由于书的印张所限,有不少影响大、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入,对此我们深感遗憾。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,不但能让热爱乡土小说的读者喜欢,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。让农民了解农民,了解农村的变化,关心自身命运,关心社会变革,这是我们的初衷。

郑电波
2013 年初春

目 录

乡村、穷亲戚和爱情	魏 微(1)
乡间选举的乐子	孙春平(20)
父亲的海	张 炜(28)
铺老	(37)
李壮回家	李约热(44)
喊山	葛水平(55)
果院	石舒清(86)
锄禾	李 锐(95)
桔槔.....	(102)
堂兄弟.....	苏 童(109)
拾婴记.....	(118)
城乡简史.....	范小青(131)
祖坟.....	陈应松(143)



乡村、穷亲戚和爱情

魏 微

—

我们这个家族基本上都是穷人，他们分布于江淮一带，世代以务农、捕鱼为生。你也许曾在电视上见过这样的画面：在广袤的江淮平原上，有很多星罗棋布的小河流，它们交叉，会合，在平原上流淌。

村舍掩映在绿荫之中，尖尖的红屋顶的房子。江淮一带的民居，大都是这种样式的砖瓦房，它们踏实，平安，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，于心平气和偶尔也会露出一点小不老实。那屋檐是上翘的，做成精致的流线型，俗称“飞檐”。那砖红色的墙和房顶，也透着中国民俗特有的“喜气”。

在这里，哪条河流不萦绕着村庄？河水是流动的，清澈见底。河水也可以饮用，常见人担着两桶水，轻快地走在村路上。夏天的时候，孩子们光着身子在河里嬉戏，妇女们在这里漂洗衣服，牧童躺在河边的草地上睡着了。

这是真的，如果你走在江淮农村，你一定会看见这样的图景。世代代的人民在这里生活，他们耕作，捕捞，通婚，生育；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肥沃的土壤，这

里埋藏着他们的生老病死,百年如一日、向前涌动的日常生活,人世的情感,悲欢离合,世态炎凉。

汽车载着你,驶过了这片土地,一窗子的蓝天和树木,在你眼前静静地伸展,延续数百里;春天的田野上,麦子和油菜花盛开了,一片黄,一片绿,色彩是那样的鲜明、饱满、招摇。

如果你恰好走进了一个村庄,你就会看见,家家户户的门窗都开着,家家户户的门前有草垛、菜园子、猪圈,屋后有茅厕。

你还会看见一些人物,他们都是地道的江淮农民,他们害羞、含蓄,见了生人了,眼睛待看不看的;也有一些小孩子,蹦蹦跳跳地说着江淮方言,他们尾随着你,就像影子一样,跟着你从一户人家走过了另一户人家。

正是农闲季节,村庄好像睡着了。村庄是那样的安静、祥和,老人们蹲在草垛旁,抽着旱烟,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起了农事。有一瞬间,他们的眼睛是看到阳光里去了,阳光是痒的,他们眯缝起眼睛,笑了。他们的笑容是那样的单纯,很深很深的沧桑的皱纹,无尽的岁月从其间流过了。在那一刻,他们的笑容几乎是浮面的,惯性的,不触及感情的。

有一个农妇,从院子里走出来,怀里端着一盆猪饲料,她一边“噜噜噜”地叫唤着,一边朝猪圈走去了。

这时节,你是看不见姑娘的。她们大多躲在闺房里,静静地做着针线活。她们绣荷包,纳鞋底,织毛线衣,踩缝纫机……总之,一代又一代的姑娘,就是这样躲在闺房里,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变化莫测。时代在前进,她们手里的针线活,已由手工缝制改为机械操作——可是心里,到底还是从前的那些心思啊。才过了十八九岁,已到了说婆家的年纪了,她们有了自己的心事,无限的憧憬和怅惘——这种事,到底是不踏实的。

她们大多长得很美,有的也不是漂亮,只不过是清楚、明朗、和平,她们的眉宇间有一种动人的姿态。当你走在江淮的乡间,看见一个姑娘迎面走过来,她衣衫整洁,神态矜持而从容;如果你打量着她,她就会低下头,羞涩地、迅疾地走过了。

你也许会觉得奇怪,一草一木,万物生灵,在这片土地上,呈现出一种别样的、活泼的姿势。它们是那样的和谐,具有某种朴素的美质。那是因为,你爱上了这片土地,你与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。

我刚才说过,我们这个家族基本上都是穷人,他们分布于江淮一带。在一百多年前,他们从山东迁徙而至,辗转安徽,至江苏,从此安居下来。他们婚丧嫁娶,生育繁殖,就这样度过了一个世纪。

我们家族的穷，是有渊源、有历史的，那是典型中国农民式的穷，单调，灰暗，没有幻想。他们以土地为生，穷也穷得安乐、坦然，仿佛生来如此，并不心酸。到了我爷爷这一支，情况略有改观。

我爷爷在三四十年代参加了革命，他组织了武装游击队，打土豪劣绅，也杀过日本人和国军。后来，他成为一名职业革命者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解放以后，他被分了一官半职，最盛世的时候，他曾做过地委的组织部长；曾有消息说，他与市长这个职位失之交臂——当然了，这也许只是谣传。

对于我们家族来说，我爷爷最大的贡献就在于，他把这个家族的一支带出了乡村，走向城市。他们是他的嫡系子孙，在城里出生，长大，接受教育。总之，这个家族就这样被分离了，其中一支远离了土地。

到了我和弟弟这一代，我们已经完全地被改造了。我们开始过上富足的生活，有身份和地位。我们衣着优雅，谈吐精致，性情敏感而害羞。我们惧怕劳动，体质柔弱，总之，我们与那片土地的联结少了，淡了。我们的感情冷却了。

我们家族的其他人，仍滞留在本土，他们勇敢地、忠诚地面对贫穷，过着百年如一日的的生活。偶尔，他们到城里来了，买台彩电，采购结婚用品，或者买辆手扶拖拉机，总不免要来我们家看看。他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穿着崭新的衣衫，蓝卡其中山装的风纪扣，紧紧地卡在脖子上。他们的布鞋也是新做的。他们的神情多少有些腼腆和局促，他们从布袋里掏出旱烟，在腿上轻轻地磕着，一下子也不知说什么好。

想起来，大家都是亲戚，他们血液的一部分，也在我们的身上汹涌地流淌。他们都是地道的农民，在乡间生龙活虎惯了的，一向也是落落大方的，可是一旦离开那片土地，来到城里，他们全变了。面对似曾相识的亲人，他们变得紧张、生涩，他们那孩子气的、单纯的面容——那些经过贫穷、岁月的磨难，在阳光和泥土里浸染了许多年而仍旧活泼的面容，在那一刻突然不安了，他们变得拘谨，缺乏自信，他们的神情几乎是死的、呆板的。

我们家族还有一些女人们，有时候，她们也会跟着自己的男人，来到城里。如果放在乡间看，她们也是体面人，她们衣衫得体，举止庄重，她们的容颜甚至称得上是清秀。你在乡间，到处会看见这样的年轻妇女，她们走在蓝天底下，田埂上，她们穿着素色的碎花布衫，步履轻快，神态安详。她们融入到环境里去了，她们与乡村的环境是那样的协调，和睦，亲为一体。

可是当她们来到城里，她们就显得有些土气了。她们走在街道和楼群之间，显得那样的格格不入，相形见绌；虽然也穿着西装、瘦身裤子、黑皮鞋，虽然她们的神态是那样的明净、祥和，看上去并不谦卑，可是你一眼就认出来，她们是乡下人。她们的容颜里有一种气息，那是一种土地的气息，它浸入到她们的肌肤和血

液里去了。

这就是我们家族的穷亲戚们，当他们寒寒缩缩地坐在我们家的客厅里，这时候，你就会对他们怀有某种恻隐之心，或者心生怜悯；总之，那是一种很微妙的情感，不是喜欢，也谈不上讨厌，你只是觉得，客厅里凭空多了一件物体，显得有些异样。

常常地，我放学回家了（那时我念中学），看见家门口放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我就知道，家里又来穷亲戚了。我母亲向我介绍说，这是你表大爷家的三哥，这是你表婶。

我点点头，照例在客厅里站了会儿；他们也站起来了，非常局促地，他们的脸上堆起了菊花的笑纹，说道，这是小敏吧，才几年不见，就长成大姑娘了。

我母亲说，快坐下，她小孩子家，不值得这样子的。

他们便坐下了，扯扯衣角，不时地拿眼睛打量着我，一下子也想不起要说什么，低着头暗淡地笑着。我站在阴暗的客厅的拐角，看见窗户外一片灰色的天空，天快下雨了吧？邻居家的衣服在阳台上飘扬，有鸽子从灰天下飞过了。

我有些难过起来。客厅里的空气是那样的僵硬、生疏，我知道，那是因为我的存在。也不是紧张，只是黯然。长时间没有话语，脑子里是空的，身体完全多余。人都很善良，也有情感，可是完全不是这样子的，完全不是。

我离开了客厅，回到自己的房里，甚至觉得沮丧了。天真冷呵，手冻得青白，蜷缩着像只鸡爪子；很多年后，想起我们家的穷亲戚们，总能引起我生理上类似的反应。

我确实知道，在我和他们之间，隔着一一条很深的河流，也许终生难以跨越。想起来，我们的祖辈曾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，我们的血液曾经相互错综，沸腾地流淌。现在，我眼见着它冷却了下来，它断了，就要睡着了。

对这一切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？

他们来我们家，至多也不过是坐坐，吃上一顿饭，说些家常话，就走了。每次也不是空手来，总是带些东西，新打的稻米，刚起的花生，都是自家责任田里产的，也不花什么钱，完全是一片心意。

卖粉丝的人家送来粉丝，做豆腐的人家送来豆腐，腊月的天气，已近年关了，他们骑自行车赶百十里的路，来到城里，单单是为卖个好价钱。大清早，他们敲开我们家的门，不由分说，撂下一笼豆腐就走了。

我母亲跟在后面，袖着双手，身体冷得直哆嗦，说道，送这个来干什么，快拿去卖了，给媳妇孩子添件衣服。

他们说，要卖的在这儿呢，这笼豆腐是单给婶子家做的，不卖的。是连夜赶

出来的，你掀开笼布摸摸，还温着呢。快做了吃罢，虽不金贵，味道却好。过年过节也没什么好孝敬的，就这点心意，婶子快莫客气。

他们推着自行车就要走了，擤了一下鼻涕，拿手指在棉衣上蹭了蹭。又紧了一下围脖，拿毛巾包住了脸，单只露出一双眼睛和冻得发红的鼻子。

我母亲说，中午来家吃饭呵。他们已经走远了。

他们中的大部分人，是不来家里吃饭的，因为敏感和自尊，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。我们家族的人，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，骨子里都是尊贵的，这是从血液深处带下来的，没法子改变的。他们可以送你一笼豆腐，一麻袋萝卜，半只绵羊，他们是心甘情愿的，本心也是愉悦的。他们不想因为这个而接受感激。

我父母要是客气了，他们就会红了脸，说道，大哥大嫂，快别这样说。都是亲戚，换了别人家，我还不送呢。再说，以后也许还有事求着你们呢。就当我留一份人情在这儿，将来你还我不行吧？因笑了起来。

这说的是真话，真话也说得如此漂亮、地道、得体。这里头有“中国式”的人情世故，做人的精细和含蓄，微妙的利益关系……总之，一切全在里面了。

这时候，他们的神情也放松了，语气也轻快了，他们重新获得了信心；付出让他们如此愉快，付出让他们感觉到人的尊严。——这就是我们家族的穷亲戚们，他们淳朴，平安，弱小，也尊贵。

二

陈平子也是我们家族的穷亲戚，他是我爷爷的侄孙，属于父系的那一支。他父亲早逝，母亲不守妇道，丢下他们兄弟三个，随一个外乡男人远走他乡。那一年，陈平子已有二十岁了。

他是家族的长孙，为人厚道而沉默。略通文墨，大概是小学毕业吧，或者初中，我也不很清楚。他长相清秀，身材伟岸，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，看上去并不见老，显年轻。

他的衣着很朴素，甚至有点随意。有一年春节，他来我们家，竟穿着田间劳动服，还打了补丁，吓了我们一跳。我母亲说，陈平子，你就到这副田地了？也没件新衣服？

他说，有，不想穿。你让我穿什么？穿中山装，还是西服？我看见乡下人穿西服就烦，又不合身份，又土气。

这倒是真的，陈平子不土气。虽然穿打补丁的衣服，看上去也像个农民，可他身上有一种气质。气质是什么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总之，他相貌堂堂。有一次，我母亲叹道，这么一个帅小伙子，命却不好，又穷，又留不住媳妇。